

古 典 名 著 普 及 文 库

(明)徐弘祖 著

徐霞客游记



岳麓书社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徐霞客游记

[明]徐弘祖 著

羊春秋\前言

恽波 刘刚\校点



岳麓书社

点 校 恽 波
责任编辑 刘刚强
王德亚
封面设计 黄 朝

徐霞客游记

[明] 徐弘祖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7,375

字数：686,000 印数：1—5,000

ISBN7—80520—851—4

I·436 定价：2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前　　言

钱谦益在《嘱毛子晋刻〈游记〉书》中说：“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这个结论，早已为后世所认同。我国历史上好作“壮游”的很多，最著名的如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筇、笮、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足迹半中国，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确实称得上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但其目的是为了修《史记》而搜集遗闻轶事，以活跃史的文字，丰富史的内容，故虽为“史家之绝唱”，而没有纪游的妙文。张骞曾经“出陇西，径匈奴”，“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其后又“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资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到了乌孙及其周边的小国（《汉书·张骞传》）。其开通西域的历史功绩，是昭昭在人耳目的。但其目的是张扬汉家的声威，震慑周围之小国，也没有留下什么游记的文字。唐玄奘“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旧唐书·方伎传·僧玄奘》）。但这部《大唐西域记》，乃玄奘所口述，为辨机所笔录；乃玄奘所回忆，非当时之记述。且其目的在于西行求经，广求异本以资参验，与徐霞客是大异其趣的。大文学家潘耒在《徐霞客游记序》中说得好：“游，未易言也：无出尘之胸襟，不能

赏会山水；无济胜之肢体，不能搜剔幽秘；无闲旷之岁月，不能称性逍遥。”从徐霞客“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的游览中，且不说他超人的胸襟，单是“济胜”的体魄，也是常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他在出游的时候，常常“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徒步走数百里；凌绝壁，冒丛箐，攀援下上，悬渡绠汲，捷如青猿，健如黄犊”（《钱谦益《徐霞客传》》。潘耒也说他：“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居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遂初集·徐霞客游记序》）像他这样“以性灵游，以躯命游”的，真算得古今第一人，世界第一人，比之一事之奇，一言之特的人，相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难怪徐霞客在病危的时候，颇为自负地对问疾的人说：“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徐霞客传》）张骞、玄奘、耶律楚材，都是从车骑，携金帛，或为政治目的而冒险，或为宗教目的而背乡；而且都是奉命西征，沿途多有照应，可徐霞客只有“孤筇”、“双屦”、“一襆被”，只有“山魅、木客、王孙（猿猴）、玃父（马猴）为伴侣”，难易简直有天壤之别，而他所取得的成绩，却可以光耀古今，震撼世界，难道不是“千古奇人”么？

谈到他的《游记》，清初大文豪钱谦益曾经对它赞不绝口，一则说“当为古今游记之最”（《徐霞客传》），再则说“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嘱徐仲昭刻〈游记〉书》）。他的同乡学人奚又溥也赞美《游记》“笔意似子厚，叙事类龙门”

(司马迁)，是“古今一大奇著作”(《徐霞客游记序》)。我国纪山川风土的著作，源远流长，佳构名著，指不胜屈，自《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至史迁之书《河渠》，班固之志《地理》，范晔之立《郡国》，举凡山川形胜，郡国方物，均载记甚详，施政立教，可资借鉴，然而未能辨山川之源委脉络，穷物态之千变万化。到了郦道元所作的《水经注》，记河流水道至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引用书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种，从地理情况、名胜古迹至传说歌谣，无不毕载，而又文采斐然，给人以极大的美感享受，不愧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地理名著；然而对自然作实地考察，对山川作穷源竟委的研究，则又不能与《游记》争胜了。其后柳子厚作《永州八记》，把游记之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终不过借一丘一壑，以抒发其胸中之愤懑，并非山水之长卷，游览之大观。陆游的《入蜀记》，虽然是用日记体，描述旅途的见闻，然足迹不出三楚、西蜀，所历不长，所见不广，自然又不能与《游记》较长计短了。那么，《游记》到底“奇”在哪里呢？《四库提要》说徐霞客“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它以搜寻之“锐”，摹写之“工”，撰述之“夥”，来概括《游记》的价值，我以为是一种皮相之谈，没有把《游记》的真美发掘出来。《游记》的真正价值，在于据景直书，凿凿可稽，不是有意去模山范水，托兴抒怀，与一般文人争一字之奇，一韵之巧，而妙手天成，韵味深远，读之如亲见其形，亲闻其声，亲历其境，亲观其动静变化之妙，久久在眉睫之间而不会消失，在记忆之中而不会遗忘，这才是他“文奇千古，心雄万夫”之所在。概括起来，约有三端：

一曰确。《游记》之文，皆确考源委，确记里程，确载左右之岩壑，确述上下之洞穴，没有不可以“按图索骥”的。即一名之立，必可知其由；一说之误，必确求其正。其态度之严肃，

论证之科学，游记中古今无第二人。例如：

飞崖自山顶飞跨，北插中流，东西俱高削成门，阳江从城南来，流贯而合于漓。上既空明如月，下复内外濛波，“水月”之称以此。而插江之涯，下跨于水，上属于山，中垂外掀，有卷鼻之势，“象鼻”之称又以此。

下至怡云，其右即龙隐在焉。洞门西向，高穹广衍，无奥隔之窍，而顶石平覆，若施幔布幄，有纹二缕，蜿蜒若龙，萃而为头，则悬石下垂，水滴其端，若骊珠焉，此龙隐之所由其名也。

以上两则，都摘自《西南游日记三》（广西），把“水月潭”、“象鼻山”、“龙隐岩”得名的原因，从山川之形，岩壑之势中，得出科学的结论，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说到确，还应特别提到他的那篇没有收入《游记》而实在具有游记性质的《江源考》（今作附编录之）。文章科学地论证了长江源于金沙，否定了《尚书·禹贡》所说的“岷山导江”的千古定论。文中说：

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发于北者曰星宿海，北流经积石，始东折入宁夏，为河套；又南曲为龙门大河，而与渭合。发于南者曰犁牛石，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合。……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俱莫能溯。既不识其孰远孰近，第见《禹贡》“岷

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危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导河自积石，而河源不始于积石；导江于岷山，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为河源也。

徐霞客以至大至刚的实践精神，以无所畏惧的科学勇气，敢于否定经典的定论，建立自己的新说，正是他的人格力量之所在，思想光辉之所射，较之苏东坡在《石钟山记》中“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其难度不知要大多少倍，但苏氏在结论中提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却是《游记》的科学价值和艺术生命力的体现。

二曰美。《游记》本无意于为文，而其所状之山川，美不胜收；所绘之岩壑，目不暇接，美如集锦，灿若列星，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襟为之一快。如他在《游嵩山日记》中描写石淙的景色云：

一路陂陀屈曲，水皆行地中，至此忽逢怒石。石立崇冈山峡间，有当关扼险之势，水沁入胁下，从此水石融和，绮变万端。绕水之两崖，则为鹄立，为雁行；踞中央者，则为饮兕，为卧虎。低则屿，高则台，愈高，则石之去水也愈远，乃又空其中而为窟、为洞。揆崖之隔以寻尺计，竟水之过以数丈计。水行其中，石峙于上，为态为色，为肤为骨，备极妍丽。不意黄茅白苇中，顿令人一洗尘目也。

这一幅“水石融和图”，既形象，又生动；寓动于静，因形传神，好像在读韩愈的《画记》，而更有声色，更具神韵。他在《游恒山日记》中，又绘了一幅妙不可言的“树石交映图”：

一逾岭北，瞰东西峰连壁隈，翠飞丹流。其盘空环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树。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树之色不一也，而错综又成合锦。石得树而嵯峨倾嵌者，幕以藻绘而愈奇；树得石而平铺倒蟠者，缘以突兀而尤古。

这是一幅美妙绝伦的画，它不仅写了石和水之形，而且传了石和水之神；树环石生，石以树蔽，其互相融和之态，各自分妍之妙，有丹青所不能到处。他还在《西南游日记二》（湖广）中为茶陵的赤松坛绘了一幅“琼树冰花图”，亦是“文”中有画，画中有声有色：

层岩上突，无可攀陟，其上则黑雾密翳矣。盖第二重之顶，当风无树，故冰止随枝堆积。而庵中山环峰夹，竹树蒙茸，萦雾成冰，玲珑满树，如琼花瑶谷，朔风摇之，如步摇玉佩，声叶金石。

这种雾萦冰凝、树随风摇的景象，花如琼瑶、声叶金石的风光，非亲历其境、耳闻目睹，是不能发掘它的美的。而这些如诗如画的游记，又是徐霞客冒着生命的危险，深入蟒虎的洞穴，忍饥寒，犯霜露，才得以抉奇探幽，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挥洒出来的。记得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的结尾有一段精妙的言论，恰好可以作为徐霞客不惮往复、不避艰险的实践体认：“世之奇伟瑰丽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徐氏不但有游览的激情，探险的壮志；而且有健壮的体魄，故能

望险而趋，知难而进，“捷如青猿，健如黄犊”，“穿棘则身如蜂蝶，缘崖则影共猿鼯”，岂不是有非常之人，而后有非常之能；有非常之能，而后能写出非常之文么？

三曰真。《游记》体现了徐霞客的真性情、真胸襟、真生活、真意趣。它无一语不真，无一事不真，它“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自传千古之后，不愧是千古的奇人奇文。如他游麻叶洞时，或云“此中有神龙”，或云“此中有精怪”，没有一个人敢作向导，而他却以炬向前，以足先入，蛇伏以进，终于看到了洞内的“奇伟瑰丽非常之观”。而村民们抱着好奇的心理，在他入洞前随至洞口的多至数十人，“樵者腰镰，耕者荷锄，妇之炊者停爨，织者投杼，童子之牧者，行人之负载者，接踵而至，皆莫能从”。在他出洞时，“洞外守视者，又增数十人，见余辈皆顶额称异，以为大法术人”。说明“神龙”不能夺其气，“精怪”不能惑其心，村民之劝阻不能移其志，正是他寻胜探险的“真性情”、“真精神”的充分体现。他在旅途中，三次遇盗，四次绝粮，其所历之艰危，有非他人所能堪者，而他却能克服困难，不变其志。如《西南游日记二》（湖广）中所记“湘江遇盗”的情景云：“群盗喊杀入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虽幸而“得免虎口，资囊可无计矣”。好心的人愿意为他筹措川资，劝其暂回故乡，徐霞客却宁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忍着“晓风砭骨，沙砾裂足”的痛苦，坚定地以“不欲变余去志”作答。进一步说明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表现出惊人的毅力，非凡的胸襟，这也是他的真学养、真境界的完美体现。

最后，我想引用清代大诗人赵翼在《徐霞客游记题辞》中的诗语，作为徐氏真性情、真精神的写照。诗云：

霞客乃好奇，足踏天下半。肩荷一襆被，
手挟一油伞。非奔走衣食，非驰驱仕宦。
南狎横海鲸，北追出塞雁。水愕险滩千，
陆跋危巘万。晓寒风裂肤，暑雨泥没骭。
渴掬悬瀑流，饥拾坠樵爨。身冲魑魅过，
胆不豺虎惮。问渠意何为？曰欲穷壮观。
将成一家言，亲历异遥盼。……

这首诗，我以为写出了徐霞客的真面貌、真胸襟、真情趣、真人格，因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羊春秋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于湘潭大学之迎旭轩

编者附识：由于徐霞客生前未能来得及亲自将《游记》整理成书，加之身后原稿又遭兵燹散佚，以致后来流传的各种版本出入甚大。考虑到“文库”以“普及”为主旨，本次出版，即以《四库全书》本为骨架，尽可能融合其他版本上所能补足或完善的地方。不过，我们仍用尖括号（〈 〉）将他本文字标示出来。但卷二上至卷四下，实在因融合交叉成分太多，情况太复杂，不便一一标示，只能顾其大体而已。书中说明性文字，则用小号字区别。至于表示同一意义的不同用字（如扳与攀余与予、冈与崗，等等），实在无法也似无必要完全统一。实在说，我们是并不希望将其作为学术本来对待的。

目 录

前 言 羊春秋(1)

卷一上

游天台山日记	(1)
游雁荡日记	(4)
游白岳日记 (徽州府休宁县)	(7)
游黄山日记	(10)
游武夷山日记 (建宁府崇安县)	(14)
游庐山日记	(18)
后游黄山日记	(23)

卷一下

游九鲤湖日记 (兴化府仙游县)	(26)
游嵩山日记 (河南府登封县)	(29)
游太华山日记 (西安府华阴县)	(34)
游太和山日记 (即武当山。湖广襄阳府均州)	(37)
闽游日记	(40)
后游闽日记	(45)
后游天台山日记	(51)
后游雁荡日记	(55)
游五台山日记 (山西太原府五台县)	(62)
游恒山日记 (山西大同府浑源县)	(65)

卷二上

西南游日记一（浙江、江西） (69)

卷二下

西南游日记二（湖广） (125)

卷三上

西南游日记三（广西） (198)

卷三下

西南游日记四（广西） (269)

卷四上

西南游日记五（广西） (336)

卷四下

西南游日记六（广西） (399)

卷五上

西南游日记七（贵州） (468)

卷五下

西南游日记八（贵州） (492)

记游太华山 (513)

记滇中花木 (515)

记游颜洞 (516)

卷六上

西南游日记九（云南） (518)

卷六下

西南游日记十（云南） (540)

卷七上

西南游日记十一（云南） (573)

卷七下

西南游日记十二（云南） (596)

卷八上

西南游日记十三（云南） (610)

卷八下

西南游日记十四（云南） (634)

卷九上

西南游日记十五（云南） (655)

卷九下

西南游日记十六（云南） (679)

卷十上

西南游日记十七（云南） (714)

卷十下

西南游日记十八（云南） (740)

卷十一上

西南游日记十九（云南） (766)

卷十一下

西南游日记二十（云南） (794)

卷十二上

西南游日记二十一（云南） (817)

卷十二下

西南游日记二十二 (842)

附编

盘江考 (858)

江源考 (862)

卷一上

游天台山日记 (浙江台州府)

癸丑之三月晦 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并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闻此地於菟夹道，月伤数十人，遂止宿焉。

四月初一日 早雨行十五里，路有岐，马首西向台山，天色渐霁。又十里、抵松门岭，山峻路滑，舍骑步行。自奉化来，虽越岭数重，皆循山麓，至此迂回临陟，俱在山脊。而雨后新晴，泉声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扳厉忘苦。又十五里，饭箸竹庵。山顶随处种麦。从箸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言此抵石梁，山险路长，行李不便，不若以轻装往，而重担向国清相待。余然之。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行五里，过箸竹岭。岭旁多短松，老干屈曲，根叶苍秀，俱吾闻门盆中物也。又三十余里，抵弥陀庵。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轰风动，路绝旅人。庵在万山凹中，路荒且长，适当其半，可饭可宿。

初二日 饭后，雨始止。越潦坂岭，溪石渐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卧念晨上峰顶，以朗霁为缘，连日晚霁，并无晓晴。及五更，梦中闻明星满天，喜不成寐。

初三日 晨起，果日光烨烨。决策上顶。数里至华顶庵。又三里，为太白堂。俱无可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乃从小径，二里，俯见一突石，颇觉秀蔚。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恐风自洞来，以石甃塞之矣，大为叹惋。复上太白，循路登绝顶，荒草靡靡，山高风烈。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仍下华顶庵，过池边小桥，越三岭，溪回山合，木石森丽，一转一奇，殊慊所望。二十里，过上方广，至石梁，礼佛昙花亭，不暇细观飞瀑。下至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在天际。闻断桥、珠帘尤胜。僧言饭后行，犹及往返。遂由仙筏桥向山后越一岭，沿涧入八九里，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上层为断桥，两石斜合，水碎迸石间，汇转入潭；中层两石对峙如门，水为门束，势甚怒；下层潭口颇阔，泻处如闕，水从凹中斜下。三级俱高数丈，各极神奇。但循级而下，为曲所遮，不能望尽。又里许，为珠帘水，水倾下处甚平阔，其势散缓，滔滔汩汩。余赤足跳草莽中，猱木缘崖，莲舟不能从。暝色四下，始返。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飞瀑喷雪，几不欲卧。

初四日 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昙花亭。石梁即在亭外，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凹间。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流下坠，雷轰河隈，百丈不止。予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不能达前山，乃返。过昙花，入上方广寺。循寺前溪，复至隔山大石上，坐观石梁。为下寺僧促饭，乃去。饭后，十五里，抵万年寺，登藏经阁。阁两重，有南北经两藏。寺前后多古杉，悉三人围。鹤巢于上，声嘹呖，传山谷间。是日，予欲向桐柏宫，觅琼台双阙，路多迷津，遂谋向国清。国清去万年四十里，中过龙王堂；每下一岭，予谓已在平地，及下数重，势犹未止。始悟华顶之高，去天非

远！日暮，入国清，与云峰相见，如遇故知。与商探奇次第，云峰言：名胜无如两岩，虽远，可以骑行。先两岩而后桃源，抵桐柏，则翠壁、赤城可一览收矣。

初五日 有雨色，不顾。取寒、明两岩道，由寺向西门觅骑。骑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头，雨止，骑去。二里，入山，峰萦水映，木秀石奇，意甚乐之。一溪从东阳来，势甚急，大若曹娥。四顾无筏，负奴背而涉，深过于膝，移渡一涧，几一时。三里，至明岩。明岩为寒山、拾得隐身地。两山回曲，《志》所谓八寸关也。入关，则四围峭壁如城。最后，洞深数丈，广容数百人。洞外，左有两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耸，上齐石壁，相去一线，青松紫蕊，蓊蔚于上，恰与左岩对，可称奇绝。出八寸关，复上一岩，亦左向。来时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数百人。岩中一井，曰仙人井，浅而不可竭。岩外一特石，高数丈，上跂立如两人，僧指为寒山、拾得云。入寺，饭后云阴溃散，新月在天，人在回崖顶上，对之清光溢壁。

初六日 凌晨出岩，六七里至寒岩。石壁直上如劈。仰视空中，洞穴甚多。岩半亦有一洞，阔八十步，深百余步，平展明朗。循岩右行，从石隘仰登岩坳，有两石对耸，下分上连，为鹊桥，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但少飞瀑直下耳。还饭僧舍，觅筏渡溪，循溪行山下，一带峭壁巉崖，草木盘垂其上，多海棠紫荆，映荫溪色，香风来处，玉兰芳草，随地不绝。已，至一山寨，石壁直插涧底；涧深流驶，旁临无地。壁上凿孔以行，孔中仅容半趾。逼身而过，神魄为动。自寒岩十五里，至步头，从小路向桃源。桃源在护国寺旁，寺已废，土人茫无知者。随云峰莽中曲路行，日已堕，无投宿处，乃复间至坪头潭。潭去步头仅二十里，今从小路返，迂回三十余里，宿。信桃源误人也！

初七日 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渡溪入山。又四